

番外：鬓边雪

「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」

阿年手里拿着蟋蟀笼子，一本正经地念叨这句诗。

软软糯糯童声说：「太傅今天讲的这句诗，父皇也念过.....我觉得父皇好可怜。」

我怔了一下，原来就连最懵懂无知的阿年，都觉得容虞可怜。

1

我第一次见到阿年的时候，亦是我在冷宫第一次见到容虞。

冬雪尚未融化，房檐上的冰凌子滴着水，皇后宫里的大嬷嬷抱着阿年一脸漠然地站在容虞身后。

我没有理会突然摆驾冷宫的容虞，但是微微抬眼看了一眼那个小小的襁褓。阿年肉乎乎的脸蛋被襁褓遮住一半，但是仅仅只是一半的面孔，就让我心下一软。

这个孩子.....像是风雪过后的新生。

容虞说：「你愿不愿意抚养阿年？」

愿意么？他一开口我便明白了他的意图。

我堂堂平戎大将军的嫡女，双十年华眼角已生细纹。面前这个帝王，对我利用过，宠爱过，厌弃过。伴君如伴虎一词我彻底了解了。

如今我仅剩的一丝价值，他都要利用，想要生生剥下我身上最后一块皮。

他要赐给我平戎将军府一个皇子。

呵，何等荣耀，嫡长子啊。

此事大概又是在前朝掀起一片腥风血雨了吧。

他问：「沈卓君，你可愿意？」

容虞妖冶的面容上，丝毫不见将我打入冷宫之时的冷厉，淡漠的样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当真是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

他这般待我，我可还愿意？

必然不愿。

但是我想不通，想不通自己在纠结什么，我在将军府养出的铮铮傲气，在碰到那个孩子的一瞬间支离破碎。

他好乖，比我的阿厌还要乖。

那个小小的襁褓被大嬷嬷递送到了我怀里，许是动作大了，将他吵醒了，咿咿呀呀的哭声传来，让我忍不住浑身僵硬。

我呆呆地低头看着他肉乎乎的脸，生平第一次觉得，这世界上最难搞定的不是驯服猛兽，而是让这幼兽一般的阿年不再哭泣。

2

我说不清到底爱不爱容虞，但我最终答应了他抚养阿年。

一个失宠的皇妃，一个丧母的皇子。

我这失势的良妃，捡了一个天大的馅饼。因为一个丧母的皇子，得以出了那暗无天日的冷宫。

大概只有容虞最先想到，这皇子生来就背着克母的原罪。

谣言尚未四起，他将这个孩子交给我抚养。我这将军虎女的身份，会给这个孩子最厚实的倚仗。

相应地，为了这嫡长子地位稳固，我平戎将军府在兵权被夺以后的，第一次得了重用。将军府没落，树倒猢猻散，如今突然得势，朝中势力又一次洗牌。

而容虞，彻底摸清了所有的细枝末节。权御之术，他已经信手拈来。

大家都好，也算得两全其美，互相沾光。

我从冷宫搬出来安顿好，容虞来见我，看见我华服加身，满头发饰，他没头没脑地说，你是为数不多的人了。

什么意思？

说完他转身离开了，我瞥见他鬓角添了一丝白发，疑是自己眼花，他不过二十有余，何来悲喜添白发？

一旁的努月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她上前接过阿年，说：

「娘娘身在冷宫不知，锦和殿的贵妃，殁了。」

我失声一般，怅然良久说不出话，最后小心翼翼地呼出一口气，将眼角的湿润压下去。这后宫最不缺眼泪，无需给自己平添烦恼。

可是，好好一个人怎么突然没了呢？

我听见自己声音低低地问，仿佛声音大了会克制不了眼泪。

「她.....怎么去的？」

「听说，是走水了。」

努月轻轻拍打安抚，阿年渐渐安静下来，门外的天空又飘起了雪花，我看着容虞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，这个心狠手辣的男人有那么一丝落寞。

他大概是有心的吧。

却也只是大概。

阿年是皇后的孩子，但是大嬷嬷说，皇后连阿年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就去了。

我心生怜悯，对阿年越发上心。

容虞有时候会来看阿年，但是大多时候都是关在御书房。

他变得勤于政事。

可他只有阿年一个孩子。为此前朝呼声不断，帝王儿息绵薄，实乃一大隐患。

容虞眼中的光芒越发沉寂，冷淡的眉目让人想都不用想，他无意后宫。

这副模样让我几乎遗忘，我先前认识的容虞，是个荒淫的帝王。

以前的他广纳美人，只求与锦鹤相像的影子。如今却沉寂得像一潭死水，毫无波澜。

变成这样.....是因为她么？

那个被一把火烧死的女人。

4

我记忆里第一次见桐苏，是在御花园百花齐放的季节。

她穿了一身藕荷色的宫装，满头乌发温婉地挽起，静静地站在花丛旁，用一把团扇轻轻地拍走停驻在她肩头的蝴蝶……

我抱着阿厌，听自己呢喃，她长得可真像锦鹤。

阿厌轻轻呜咽了一声算是回答，随后缩在我的臂弯闭上眼睛睡熟了。

那时，容虞给哥哥的命令是，对西北蛮族无需留情。

哥哥当容虞是一代明帝，铁骑之下，满满都是忠赤之心。可大概是我一介女流目光狭隘吧。我只看到了容虞巴不得沈霆翼战死在西北。

那一道道在哥哥看来看似知遇的圣旨，在我眼里，通通变成了容虞的私心。他巴不得哥哥战死沙场。

一个将军，比不过一个女人。

容虞眼里就是这样，这样的容虞，让我明白，原来史书上「烽火戏诸侯」只为美人一笑，是真的存在的。

只不过，那个女人不是我。那个女人叫锦鹤，是我哥哥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

而面前那个女人，像极了锦鹤。

我打听她，她原来是南宫家旁系的庶女，名叫桐苏。她在宫宴上被容虞一眼瞧中，当夜一道圣旨就抬进了锦和殿。

随后独宠至今。

我当即嗤笑一声，越发觉得这后宫荒唐。因为除了我，其他所有人都有一张像了锦鹤几分的脸。

千篇一律，他却从不会腻。

容虞自认为深情，还不是有一张相似的脸就可以？

我看着那个恬静的女子，摸了摸阿厌逐渐华丽的皮毛。

它最近绒毛尽褪，已然是要变成大孩子了。

阿厌啊阿厌，你说爱一个人到底是怎样？

阿厌睡到打呼噜，我臂弯被它日渐沉重的身子累得有些酸，但是看它睡熟，又无奈地继续抱着。

努月看我抱着累伸手就要接过阿厌，我摆摆手告诉她没事，努月说，娘娘真是待猫比人还要好。

我但笑不语，想告诉她，猫猫狗狗真心定能换得真心，人.....却不一样了。只是话到嘴边，又没了说出去的兴致。

5

我真正认识南宫桐苏，是锦贵妃殁了之后。

她一张娇俏的脸苍白得很，久病初愈的模样，大有病如西子胜三分的架势。

她娇弱地躺在那里，容虞一脸心疼。

我是备了礼来的，因为她早些天落了水，皇帝怜悯，封了她一个答应。大概是落了毛病，所以她一直抱病闭门不出，所以这礼一直没送。

这几日天气回暖了些，她身体见了起色，皇帝亦是接连恩宠。我这礼必然是不能落下的。

我本不用亲自登门，但是我是真的想见一见，这桐苏是什么样的人物。

我见到了。

媚骨天成，人比花娇，偏偏眉目冷静通透，让人心生忌惮。

但是无论如何，任谁都看不出，这样一个弱女子，会有力气将一个身形大她一圈的女子推下池塘。

前天夜里，我亲眼见她将那素来恃宠而骄的锦贵妃推下了池塘，亲眼看着娇纵的锦贵妃在池塘里没了动静。

人美心狠，当真是个厉害的人物。

我带着阿厌将这一切说给容虞听，我打趣他，你这美人，倒是个烈性的有仇必报的。容虞讥讽我见死不救，我挑眉道我又不是菩萨。

我托腮泔了一口茶，怅然道：「不过，你这桐答应，还真是狠啊。」

他闻言，批奏折的动作一顿，瞥了一眼阿厌，淡淡地说，

「没用。」

我将他矮桌上的桂花糕掰碎了喂给阿厌，静静思量他这句没用，是评价什么的。

是锦贵妃死得太草率，还是这庶女手段残暴漏洞百出？想着想着，听容虞唤了一声常礼，常礼无声无息地进来，容虞眼睛也不抬一下吩咐，

锦贵妃失足落水，念及生前侍奉有功，按贵妃的礼制葬了吧。

常礼领了差事出去了，我后知后觉地明白，他那句「没用」，是怪那个庶女下手不干净，还需要他给她擦屁股。

心里仿佛有一根弦动了一下，我撑着脑袋问容虞：

「容虞，你的心里，到底能装多少人？」

我鲜少叫他名字，但不代表我不能叫。他还需要我，所以他就能容忍我。容虞批奏折的朱笔顿住，啪嗒一声，朱墨滴在了奏折上。

他说：「良妃，做好你自己的事。」

我挑眉一笑，告了退。

我同容虞，大概是这皇城里最和谐两个人。

他若敬我，哥哥便敬他。彼此心照不宣，我不用在他身下假意承欢，他不必在我面前假意敷衍。

在我尚未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我就被父亲送上花轿嫁给了他，从他的侧妃做到如今的良妃，

不出挑也不落人后。

一路走来，我见的从来都是他面如春山，心似蛇蝎。手段日渐一日狡诈，权御之术逐渐渗透进他的骨子里。

唯有一点不变的是，他所有的例外，都在锦鹤身上。痴迷美色，这是身为一个帝王，最大的禁忌。好在他没有耽误国事，对于哥哥，他也从来只是希望他战死，利用大于他心中所恨。

我从未涉及情爱，一颗心尚未萌动的年纪，便已经被父亲利用，送进了波涛暗涌的夺嫡之争。

权势面前，人心何德何能让人觉得可靠？父母如此，男女之情又有什么用？我不明白为什么容虞那样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会因为一个女人不顾一切。

啧，也不是不顾一切，他尚存的理智，亦是对权力的霸占之余才轮得到锦鹤。

所以，爱，到底是什么？

我将手里的肉丝一条一条地喂给我宫里那只雕，它小心翼翼生怕自己锋利的嘴巴伤了我。这雕是哥哥送我的十七岁生辰礼，花了不少功夫。

它刚来的时候不过巴掌那么大，如今张开双翅我一个人站在它面前都显得单薄。

可是那又怎样？

这飞天的猛禽，在我手下温顺得不像话，一行一动里的依恋，让我觉得受用，却也觉得疑惑。

不过养育了它而已，它为什么如此心甘情愿，宁愿失去自由也要讨我的爱抚？

7

母妃，母妃你看！

我从回忆里回神，定睛一看，面前是阿年那张嫩呼呼的小脸。他俯在我膝上，手里举着两张字帖。

「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母妃你看，儿臣写得不好？」

字迹俊逸的一句诗旁边，是阿年歪歪扭扭的模仿。

我问阿年，这是哪里来的？

阿年不以为然，说这是父皇书房里的。

我心知容虞对阿年过分疼爱，但是皇帝御笔，岂能让人随随便便带出御书房？！

「阿年！」

我忍不住沉声低喝，阿年当即站直了抿嘴看着我，一双肉乎乎的小手因紧张紧紧抓在胸前。

「母妃.....是儿臣写得不好吗？」

眼见着他眼底含了泪，我心底又一软，但是这件事情需得问清楚。

我的儿子，他可以娇纵傲慢，但是不可以无力。

「你将父皇的御笔带出来，可经过他同意了？」

阿年怔了怔，支支吾吾地说：

「父皇写了好多，儿臣就捡了一张.....」

好多？

呵，容虞这是认输了么？

8

他大概是认输了吧。

我起身望了望桐云宫的方向，六月中，桐云宫那棵好大的梧桐树开得极盛，伴着夏日蝉鸣当真是生机勃勃。

我低头看了看阿年，他还瘪着嘴泪汪汪地看着我，见我看他，便小跑过来扯住我的衣袖：

「母妃不生气，儿臣以后不拿就是了。」

他七岁了，那些人也离开七年了。

只是这宫墙深深，埋没了太多情深缘浅，只有那棵树生意盎然，提醒了留下的人，有人曾经来过。

「你既然知错了，就自己去寻你父皇认错，自己做的要自己承担，你是皇子也不能例外。」

阿年见我语气松动，当即破涕为笑，捏着那张纸跟我告辞去向容虞「请罪」。

9

那夜容虞来了，来时天色已晚。

我坐在廊下躺椅上纳凉，努月在一旁给我摇着扇子驱蚊。

容虞顶着月色而来，一头白发仿佛带了月光。

是的，他头发全白了。

七年，他一张妖冶的容颜不改，满头青丝却是雪一样白了。

我没有给他行礼，他亦是不追究，努月将扇子放下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，将院落留给我跟他二人。

他什么都没说，我也不想问。

我跟他的情分本就利益使然，利息至上，那份情谊本来应该牢固。可是阿厌死的那天，那点情分就化成了飞灰，再也没有了。

容虞说，我想见一见锦鹤。

我拿了努月留下的扇子自顾自地摇，静静听他的后话，等了许久他都没有出声。

我抬眼一看，发现他坐在榻上撑着脑袋，哭了。

容虞哭了。

我心里顿时一股烦躁，又夹杂一种没来由的心疼。无关其他，只是看他孤身一人这么多年熬过来，如今终于崩溃了。

我知道他早就不爱锦鹤了，他早就爱上了那个心狠手辣的女人。

他素来骄傲，深宫没什么乐趣，这七年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，就是等这一天。等容虞认输，等容虞自己承认。

可是这一天突然到了的时候，我又发现我不是那么开心。

容虞虽然对平戎将军府并不厚爱，但是说到底他所有立场都是出于一个帝王的利益。

我甚至有些佩服他，能孤身一人忍受这高处不胜寒的孤独。

他的崩溃，让我这份佩服骤降，「不过如此」这一评价在我脑海一闪而过，残影却再也挥之不去。

10

我看着容虞无声无息将眼泪压下去，厚重的呼吸让我明白，这个人可能真的有心。

我问他：「你爱不爱她？」

她是谁，我没有说。但是容虞抬头看了一眼桐云宫夜色中隐隐约约的梧桐树冠。

我摇着扇子，轻轻地说：

「宫中不兴树旺，你却偏偏任由它长。宫墙方正，木秀其中，这是个『困』字。容虞，你把自己困住了。」

我看着容虞精致的侧脸，想起他曾经的所作所为，觉得他罪有应得，忍不住讥讽他：

「你如今这般作态，当真是忘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？」

他面上一白，显然是记起了桐苏第一个孩子。

他都记得！

他记得是他一手利用我的阿厌，驱赶它冲撞了身怀六甲的桐妃，又用一碗落胎药杀了那个孩子，也杀了我的阿厌。

那件事像个导火索，后宫前朝看似无关，实实则牵一发动全身。朝中势力经历了一次大洗牌，哥哥为了救我，亦是为了保全平戎将军府，将烫手的兵权交出。

但我还是进了冷宫，桐妃痛失爱子，我的阿厌还是死了。

伴君如伴虎，不知何时起，曾经助他上位的人，一一被他玩弄。我看着他从青涩的少年逐渐变成颇具城府的帝王。

看着他用所谓的权御之术，让平戎将军府蒙受屈辱。哥哥一片忠赤之心被他践踏，树倒猢狲散，平戎将军府一时间受尽白眼。

一切都是出自他手，如今他却满脸悲色地在我面前坦白他的后悔，后悔这一切做尽以后，死了一个最爱他的人。

容虞，这如今的样子，是要告诉我，你很爱她么？你的爱，真是让人喘不过气，锦鹤避之不及，而她却承受不起。

容虞瞳孔蓦然放大，眼神空洞，精致的眼睛干涸地流不出一滴眼泪。

我嗤笑一声：「你若是真的想见锦鹤，那我便替陛下写一封信给哥哥。」

让他回来，让他带着他的妻子锦鹤回来，让你看一眼你日思夜想的脸。

我起身回了屋，一丝丝凉意从心底慢慢涌现，随后浸入四肢百骸。

努月担忧地看着我，我摇摇头说：

「我累了。」

11

他终究是托了我书信一封，寄往了西北，言辞之间绝口不提他当年对锦鹤的执着，却是恳求锦鹤回来，让他再见一面。

容虞说，我想她，想再看一眼她。

我不明白他说的「她」到底是谁，直到常礼托着一件纱衣呈了上来。那纱衣颜色娇嫩，轻薄的料子上锈满了梧桐花。

容虞木着一张脸抚上那件纱衣，声音嘶哑地开口：

「她走后朕才知道，她最喜欢梧桐花。」

她喜欢梧桐花，但是锦和殿上下却尽是合欢；她喜食甜，却是每一口都随朕.....

直到今日，朕都无法——说出她的喜好，对她的亏欠，下辈子都还不清了.....

他一张脸容颜依旧，可满头的灰白却不是他这个年纪本应该有的。

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

他当真深情至此么？那既然深情至此，当初又何必算计？

12

锦鹤回来的那天，秋燕南飞。

满城秋意萧瑟，锦鹤一袭男装，轻衣快马而来。

西北风沙催人老，但是在锦鹤身上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。锦鹤遥遥见了城楼上待她的我，当即就打了一个响哨，然后对我粲然一笑。

潇洒的模样，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仿佛回到十年前。

锦鹤是哥哥指腹为婚的妻子，长我两岁。

她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听闻自己未来的夫婿是个习武之人。好奇催使她接触武功，结果她是个习武天才。

后来几经辗转，同哥哥两情相悦。

她待我极好，平戎将军府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母亲早亡，父亲与哥哥不懂女儿家的心思。

那些深处闺阁的日子里，只有她愿意带我逛遍京城，听我讲女儿家的心事。

她与容虞的孽缘，却也是因为我。

我十四岁那年就被许配给了容虞，一个无恶不作，不学无术的皇子。

容虞生母生前极其受宠，但是生下容虞没过多久就死于非命。先帝震怒，彻查下去却不了了之。

容虞十一岁就被送出宫自立王府，旁人眼中这是独一份的殊荣，是先帝对他的庇护。在容虞眼里，这却是先帝厌弃他的表现。

于是，他自暴自弃，不学无术。

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将我指婚给他！

我求父亲，求哥哥……哭求无果。

我认命了。

但是我不知道哥哥背着我去将容虞打了一顿，他下手不知轻重，打得极狠。

是锦鹤阻止了哥哥。

也就是那一场阴差阳错的阻止，在容虞眼里变成了恩情。

新婚当夜，容虞一双眼睛目光沉沉，他挑眉告诉我：

「左右你不喜欢我，待我抬她进府，你们依旧做好姐妹，如何？」

怎么可能？

锦鹤骄傲，怎么可能为人妾室与人共侍一夫？何况那个人是我.....

后来，哥哥打容虞的事情终究是被父亲知道了，父亲斥责哥哥不成器，将哥哥打发去了西北历练。

容虞对锦鹤的纠缠愈发步步紧逼，锦鹤一气之下只身怒往西北。

我诧异于锦鹤的魄力，又羡慕她的勇气。我以为容虞会放弃，但是没想到他毅然追了出去。

我不知道在西北容虞经历了什么，但是回来以后，容虞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玩世不恭。

想来，他从这个青涩的纨绔皇子，变成颇有城府的皇帝，蜕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
而京城，也是从那个时候，没了锦鹤的影子。

13

人总是经历一些什么以后，就悄悄换了一性格。

或许当时无知无觉，但是蓦然回首，自己都会诧异，原来比之当年，已是相去甚远。

锦鹤回来以后，容虞真的只是见了她一面，便送了纱衣，命了画师作画，眼底隐隐约约透着一种.....失望.....

锦鹤似乎没变，但是我又觉得她变了。

我能在她身上看到以前的影子，但是每每又觉得不同了。对镜自醒，却是觉得变了的人是自己。

锦鹤看着那棵繁盛的梧桐树，一时间沉默了。

彼时她正身着那件满是梧桐花样的纱衣，傲然立于树下，身姿挺拔，没有半分桐贵妃的娇媚。

画师犯了难，锦鹤许是觉得好笑，冲我提了提不合身的裙摆。

我忍俊不禁的同时，注意到纱衣之下，隐隐浮现一些我不知晓的东西。她的右臂上，密密麻麻刺了大团大团的花，隐隐约约蔓延至她后背。

作画的事情暂时停滞了下来，因为锦鹤实在扮不出桐苏的半分仪态。

锦鹤对此只是嗤笑一声，人都死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！

我问她如何真的敢回来，锦鹤眸子颤了颤说，本来就想回来了，只是父亲一直不愿意。

我心下了然，当年锦鹤为与哥哥的两情相悦，也因为容虞的纠缠，只身前往西北，终究是给南宫一门落了话柄，成了当年京城的大笑话。

锦鹤捏着杯子悠悠地转，她声音沉沉，有着宫中没有的低沉，透着的是我不能再拥有的洒脱。她说：

「我是不在意，只是这么多年过来，心思沉淀了一些，明白了父亲当年为何那样雷霆震怒。我乃嫡女，一言一行本当代表南宫一门的颜面。我为一己私欲丢了家族颜面是为一；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我不顾后果只身犯险是为二。如此大逆不道，不明事理，不顾大局，父亲生气.....是应该的。」

锦鹤眸子里的光闪亮亮的，见我颦眉看她，她露出一个极其灿烂的笑来。

接着她又说：

「多亏你叫我回来，给了我一个台阶。」

我看着锦鹤，到底明白了她的不同是哪里不同了。

我原以为，我们之间只有锦鹤活得肆意，如今却明白，原来人人都有遗憾。

「姐姐，你后悔么？」

我叫她姐姐，这是我尚未出嫁的时候对她的称呼，如今再拾起来，显得陌生又遥远。

锦鹤一顿，最后嘴角慢慢洩出一个笑，眼中的光芒变得温柔：

「不后悔。虽然有遗憾，但是我不后悔。」

夫妻和睦，儿女双全。

是了，锦鹤已经同哥哥在西北生儿育女。

我看着她的脸，那种恬淡的表情，在她脸上本应是生疏的，但是却那么合适。

14

画师画了一幅又一幅，都被容虞一一否认了。

哪怕是我见了那画，不得不感叹栩栩如生的画，也被他一一否决。

我看着他站在那里，手边尽是画的碎屑，只觉得他的难过我无法体会。我知道自己大概是心肠冷透了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同情了。

锦鹤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后问我：

「她如果知道他成了如今这副模样，会是什么心情？」

我想了想，真心终于换得真心，大概是开心吧？

锦鹤默了默，我猜，她会难过。

我不解，她又说，她爱他爱到肝肠寸断，他如今这副模样，她必然心疼。纵使我们觉得他咎由自取，但是在她眼里.....未必。

我依旧不理解，锦鹤说，卓君，日日看着他，有没有爱上过谁？

我脑海有一片空白，然后木木地摇了摇头。

15

画像最后也没画出所以然，容虞挑剔，但是锦鹤终究要离开了。

她是将军夫人，她的家，如今在西北。

她走的前一夜，容虞允了我出宫陪她。

不知为何，我褪去了满头冰冷的发饰，脱下了华丽的衣袍，穿上了我是将军嫡女时的装扮。

她见我时好一通呆愣，随后笑着问我，要不要陪她逛一逛夜里的京城。

我同意了，但是没想到是她骑马载我。

我缩在她怀里，任凭她快马在京城大街小巷穿梭。

宵禁了，但是我握着平戎将军府的令牌肆意妄为。

风声夹杂她的笑声在我耳畔，我想说，我舍不得她走了，她走了我就又要孤零零一个人了。

但是话没说出口，她就有一句没一句地给我讲了个故事。

故事很长，却又很短。长话短说，就是她十七岁的时候，在西北的绿洲边缘，一把将年轻的皇子从弯刀下推离。

那弯刀大概被用了十成十的力道，几乎将她从右臂横贯到左腰侧劈成两半。

这一刀，让她在鬼门关走了两年。

待她恢复得差不多，已经是两年以后了，但是右手是废了个差不多，再也不能提剑。

后来的后来，她嫌弃刀疤丑陋，就让南疆的一个蛊医给她刺了满背大丽花。

马儿依旧在城中肆意奔跑，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我听见自己若有若无的抽泣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，但是就是很难过。所有人都不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了。

16

锦鹤离开了，她走后，我过回了以前的生活。

每日等着阿年下学，听阿年给我事无巨细汇报他的一天。

那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是那个女人。

面容看不清，但是我知道她是桐苏。

我已经记不起她的样子，连梦里都是模糊的。

梦里她很瘦，穿着藕荷色的纱衣，长发松垮地挽起。微风吹来，她飘渺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。

画面一转，我看见她稟退了所有人，一脸淡然地用烛火点燃了房间所有能点燃的东西。

雀跃的火苗里，我看见她脸上有片刻悲伤，但更多的是解脱。

我在梦里疯狂地呼救，但是只能看着桐云宫化为了灰烬。

那片灰烬如今依旧在，桐云宫的废墟上，只剩下了容虞在她头七那天种下的一棵梧桐树。

梦醒以后，我看着那棵梧桐树，一时间思绪万千。

17

十月，容虞下旨召平戎将军进京，命其携带妻儿回京常驻。

十一月，容虞驾崩。

满朝哗然，重拾兵权的平戎将军沈霆翼，扶持太子容锦年登基。

18

容虞死了，很突然。

国丧繁复，忙得人一天脚不沾地。等到彻底结束，我才有反应。

我才后知后觉，容虞.....真的死了。

阿年说，父皇很久之前就叮嘱他，作为一个国君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.....

我看着阿年哭肿的双眼，心里有一个地方，一坠一坠地疼。

容虞大概早就想离开了吧。

这个人，有心的，而且一颗心还很傻。

哪里会有因为恩情而爱上一个人的啊.....

熬到阿年七岁，熬到满头白发，熬到盛世太平.....

他就撒手离开了，他才撒手离开。

盛世太平，国力强盛，已然不再需要他了。他离开也就不那么给别人添麻烦，给这天下添麻烦了。

我看着偌大的皇城，漫无边际的白，忍不住喃喃道了一句，痴货。

19

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。

容虞死后的第一个冬天，我站在雪地里看阿年一身明黄冲我走来。

见了 he 稚嫩的眉目，我神思一晃，仿佛看见了十年前父亲命我与他初相见。

我横眉冷对，他玩世不恭。

我被激怒跑掉，路上碰见了特意寻我的锦鹤.....

神定思归，有人通报，

说桐云宫那棵梧桐树，昨夜被雪压塌了。说那树内心里都烂了，不知道它哪里来的福寿，竟然能在那里坚持了那么多年.....

20

容虞离开的第三年，南宫家如今的家主，亦是当今擎云长公主的驸马骤然长逝。

南宫礼云死了，擎云悲叹 he 临死都挂念锦鹤，家中藏有锦鹤画像数十张。

张张背后的梧桐树都开得繁盛。

